民间采风

十八洞的树

□石绍河(苗族)

初夏的一天，党支部组织党员到湘西十八洞开展主题党日活动。我已是第二次去，却依然按捺不住心向往之的激动，早早赶到单位，生怕迟到落下。

天下着细雨，车沿着张花高速公路奔驰。一路山色碧翠，禾苗新绿，枇杷油黄，飞瀑跌涧，云雾缥缈，美不胜收。大家兴致很高，欢歌笑语不断。

车行两个半小时，我们来到了十八洞村的梨子寨，这是一个普通平凡但令人心生温暖的苗家小寨。原汁原味的木板房，笑靥如花的乡亲们，此起彼伏的苗山歌，铿锵激越的苗鼓舞，人来人往的石板路，饭菜飘香的农家乐，无不印证着精准扶贫的成就和辉煌。2013年11月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洞村访贫问苦，走访看望的就是梨子寨的苗族乡亲。他当年深入几家苗民家中细细探查之后，就在施成富家的晒谷场上一把普通的木椅上坐下来，背靠莽莽苍苍的青山，与乡村干部、苗家乡亲围坐在一起寒暄座谈。在这里，习总书记首次提出“精准扶贫”的理念。人民领袖、党的舵手就是在这天地相接，如诗如画的地方，与他心心念念的人民一道，擘画中国脱贫攻坚的蓝图。青山为屏，大地作证，从此，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，十八洞村成为“精准扶贫”的首倡地、中国精准扶贫的经典样本。

后来有一位作家描述习总书记在这里与乡亲们座谈的情景时，说是坐在一棵高耸入云、有着三百多年树龄的梨树下。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晒谷场上，周围没有看到梨树，只有三棵挺拔笔直的枫树和一丛青葱嫩绿的翠竹。这次来，晒谷场已改名精准坪广场，场中立了一块大石碑。我在广场上徘徊，看到的依然还是那三棵枫树和一丛翠竹。我心里纳闷，这寨子叫梨子寨，作家说有一棵三百多年树龄的梨树，我却没有看到梨树，难道这是空穴来风？我沿着广场边的青石小道向一个小山包走去，绕过小山包往前走几步，忽然发现一棵高耸入云、枝繁叶茂的梨树站在那里。梨子寨的由来，也许缘于这棵梨树。作家也没有虚构，只是在笔下把它稍微挪动了位置。仰头看，能见枝叶间挂着数不清的青青果实。春天，梨花盛开，满树洁白的梨花芬芳四溢，花瓣飘落似漫天飞雪，惹人喜爱又怜爱。十八洞日新月异的扶贫故事，如这朵朵梨花青青果实，讲不完，听不厌，看不够，品不尽。

我转了一圈，又回到精准坪广场。站在三棵见证了永恒历史时刻的枫树下，远眺沟壑纵横，峰岭钩连，深远辽阔，瑞岚升腾的大山，顿生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，视接千载之豪情，仿佛站到了一种全新的高度。毛泽东当年在三湾大枫树下改编起义部队，贺龙当年在溪口古樟树下收编地方武装，而今，习总书记在梨子寨的枫树旁，与群众共商精准扶贫，不是偶然巧合，而是使命传承。大树来自土地，根深叶茂，头顶苍穹，深吻蓝天。这树义薄云天，连天接地，上下一气，在这样的环境下议大事做决策，正可谓天时地利人和。

我沿着新铺的柏油路漫步，看见路边阵列着无数叫不上名字的大树，忽然来了兴趣，便仔细去看挂在树身上的标识牌。有一种树叫紫弹树，我第一次知道这树的名字，误以为是紫檀树。当即用手机百度一下，原来是不同的树。紫弹树是榆科朴属植物，落叶乔木，常常长在山坡上山沟边，或者杂木林中。十八洞的环境正适合它生长。路边还有一棵光皮梾木，树干挺拔、树皮斑驳。它是一种多用途油料树种，有人说它“长油生金”。而我看到它更多的是作为砧木，嫁接其它植物后成为行道树和庭荫树。一颗大可合抱，叶似香椿的树，身上缠满常青藤，这树叫黄连木。它树冠浑圆，枝繁叶秀，早春嫩叶红色，秋叶深红或橙黄色，观赏价值极高。黄连木一名楷树，自古是尊师重教的象征。黄连木的花语寓意“大器晚成”。相传孔子去世后，其弟子子贡在墓旁“结庐”守墓六年，又把从卫国移来的楷木苗植于墓前。《淮南子.草木训》说：“楷木生孔子冢上，其榦枝疎而不屈，以质得其直也。”后来人们把楷木和模木合称为楷模。一颗女贞，高达十余米。我暗暗吃惊，过去只见过作为街道、庭院绿篱的矮小女贞。“女贞之木，一名冬青。负霜葱翠，振柯凌风。故清士钦其质，而贞女慕其名。”李时珍讲得明白：“此木凌冬青翠，有贞守之操，故以贞女状之。”女贞的花语就是永远不变的爱。

十八洞到处可见枫树。枫叶手掌般大小，叶柄细长，轻风起时，枫叶摇曳不定，奏出“哗啦哗啦”的韵律。“枫树”就是“风树”。枫树结的果，成熟后开裂为有翅的两半果，乍看之下，极似落在树上的无数蝴蝶，有人叫做“蝶仔花”。枫树最美的时候是深秋，一树树一山山一岭岭火红的枫叶，就是上帝在十八洞恣意泼洒的油彩，浓墨重彩，次第铺开。杜牧的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；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几乎就是十八洞的私人订制。

十八洞人深深爱着这些与他们朝夕相伴的树。村里的规矩就是“敬重天地，孝敬父母，尊重生灵……不要放火烧森林，不能拿刀刮树皮……”这些不仅是十八洞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规矩，也是处理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基本要求，更是体现自身修养和文化涵养的起码要求。简单朴素的规矩，蕴含着质朴而深刻的文化底蕴。这种文化底蕴是深入骨髓和血脉的。苗绣暗色底布上绣着日月星辰、虫鱼鸟兽、花草树木，古朴绚丽，伴随终身。这是十八洞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最好例证。

走着看着，看着想着。我想起了2017年第十三届中国文博会大湘西非遗馆内，八十岁的工艺美术大师龙正贤展示了一棵他用鹦鹉螺化石制作的‘摇钱树”，他自豪地介绍：“我来自十八洞村，这棵树，是来自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树。”他认为，表达苗家儿女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感激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，用鹦鹉螺化石制作一棵摇钱树，是最贴切的方式，因为精美的石头会唱歌。

的确，十八洞的树都是摇钱树。漫山的五倍子、野樱花、黄连木，都是上天赐予的天然蜜源，于是十八洞有了远近闻名的“金兰蜜”。荒山坡地种上了黄桃，4000多棵桃树被远方客人认领，金灿灿的黄桃声名远播。猕猴桃在我的家乡竹溪称作杨桃树。十八洞在湖光山色的紫霞湖边一块平地上，栽下千余亩猕猴桃树，村民变股民，2019年人均分红1500元。面对十八洞的绿水青山，十八洞旅游公司副总经理施进兰掩饰不住喜悦说：“鸟儿回来了，鱼儿回来了，虫儿回来了，出外打工的人儿回来了。”

人是行走的树，树是扎根的人。树就是人，人即是树，和谐浑然，这就是自然。人与农田、人与动植物、人与溪流山丘等，都是这种状态和这种关系，充满了诗意。诗意的栖居是多么令人向往和美好的事情。

十八洞的树不一般，树是十八洞的另一张名片。

平凡人生

老屋粽香

□邹和阳

“母亲在老屋等着我们，老屋里飘着儿时的粽香。”昨天，妹妹告诉我。

今天端阳节，我和女儿一大早就从长沙出发，坐地铁，赶高铁，八点半就到了岳阳。与妹妹一家汇合后，九点就到了老屋，见到了白发苍苍的母亲。

母亲喜出望外。我有二十多年没有在老屋陪母亲过端阳节了，许多感慨一齐涌向心头。儿时端阳节的盛况，一幕幕地开始在脑海里翻腾。

端午，我们老家叫端阳。五月初五为小端阳，五月十五为大端阳。但节日的盛况和热闹氛围几乎都被小端阳占了，大端阳只是象征性地再过过。一临近端阳，父母亲就会早早地筹备。粽子都是自家包。卖粽叶的挑着粽叶挨家挨户叫卖推销，母亲总会精心地挑选价廉物美的粽叶。糯米都是自家生产，父亲早有安排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母亲也会在糯米里加入一些红枣、花生、腊肉之类的馅。父亲会从田野里采摘艾叶和昌蒲，插在老屋的大门口。

妹妹和妹夫一大早就准备好了食材，一到老屋，请示过母亲后，便忙开了，精心准备着午餐。午餐准备就绪，母亲带领我们进行祭祀。

家乡端阳盛况的元素远远不只是粽子、艾叶、昌蒲和雄黄酒。端阳，还常常是农村青年男女走进婚姻殿堂的前奏。热恋中的男青年，会在端阳的这天，和家长、媒婆一起，挑着一担担礼物，送给女方父母及亲戚。礼物多为粽子、红糖、蒲扇、猪肉、点心。穿着一新的小伙子，挑着满筐的礼物，行走在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扁担被压得吱呀吱呀地欢声歌唱。一群群看热闹的村童紧随其后，兴奋地欢叫着。这氛围给平日忙碌的乡村注入了一股新奇的力量，会在村庄持续许多天。这画面，在我心里持续发酵时间更长，长久地占据着我的童年记忆。

午饭后，我们陪母亲聊天。母亲特别健谈，从久远的过去，聊到现在；从村里的小事，聊到国际国内形势。女儿在画画，为奶奶画素描，尔后又画屋前的风景，后来累了，就偎着奶奶的怀里睡了。昨晚知道要来看奶奶，兴奋得没睡好，今晨又起得早。

我和女儿还去看望了二伯奶奶，然后，去后山看了父亲。抄小路去的。小路几乎全被树枝和杂草遮住了。站在父亲墓前，我久久沉默。

太阳依旧照着老屋，从一望无际碧绿的稻田，漫过盛开的荷塘，一隙隙地往院子里移动。远山幻成了黛色，天边染上了霞光。儿时，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，无数次看着这景致，静静地等父母回家。长大后，我巡行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这景致，常年在我脑海中浮现。今天，许多年后的今天，我来看父亲，这景致，又真切地再度重现。

老屋是一九七五年夏天建的。父亲那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“迁屋上山”。屋地基是生产队里的瓜地，虽远离村庄，但依山傍水。泥砖是自家“印制”。这方面，父亲是一把好手。印制泥砖须选粘性好的泥巴，加入十多公分长的稻草，浇好水后，父亲便牵着牛在泥里不停地绕着圈反复踩踏，人工翻动搅拌。然后，将泥巴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砖模，使劲压匀。再将面上泥巴抹平。等到半干，用泥刀修整好，脱模，垒成城墙状待用。制作砖瓦多在夏天进行。夏天多暴雨，制瓦的时候，常常令人措手不及。好多次半夜都被父亲喊醒，冒着雨给泥砖泥瓦盖稻草遮雨。父亲常常在星夜修整半干的泥砖。建屋的树，都是父亲一根根从几十公里外的大山里扛回来，肩膀磨破皮是常事。

老屋后来又扩建了两次。跨度十年。一九八五年夏天，才完成了当时农村“明三暗五”的标准的“连五间”。老屋近山，山洪大，涨水时山洪不时漫进老屋。小时候，父亲时常带领我们开沟排水，在屋前屋后栽树。老屋当北风，房顶的瓦片经常被风揭走，父母没少犯难。父亲常常冒雨上屋检漏。

父亲为建屋，修屋，守屋，所付出的艰辛和酸痛难以言表。

老屋已历时四十一年。火砖已风化，椽木已腐坏。已无法修缮。2016年春，我们在原址重建了老屋。老屋又重新开始焕发勃勃生机。老屋是父母亲的一座亲情的灯塔，点亮了儿孙们求索的路，归来的方向；老屋是父母亲的一座精神的丰碑，见证了我们的童年、少年和青春。

吃完晚饭，收拾妥帖，我们要接母亲一起进城。做了许久的思想工作，母亲还是执意要在老屋里再住些日子。我理解母亲对老屋的特殊感情。老屋是母亲的精神家园。母亲或许是在等待着什么，或许是在寻觅着什么，或许是想留住些什么，也或许，是想给我们更多地留下些什么……

母亲目送我们上车。车在暮色中离老屋越来越远。母亲在老屋等我们，老屋，永远有儿时粽香。

山村晨曦 黄必胜摄

端午

□张文猛

多日大雨，母亲说是涨端午水，等真到端午，天却放晴了，晒得鸡啊狗的全都躲在树荫里。

天将黑时，西边天空堆起了黑云。母亲掀了一小碗包谷撒在地上，引鸡子上笼。母亲今年蓄了四窝鸡娃儿，三窝鸡娃儿已被母鸡“咯咯咯”唤着引进了鸡笼，另一窝，还在树林里刨虫子。天上来了麻鹞子，母鸡“咯咯咯”惊叫，慌忙护着鸡娃儿钻进了刺篷，鸡娃儿们赶紧躲在母鸡翅下，全都噤了声。母亲撅断一截杨梅枝，“嗬嗬”地在院塔里挥舞，大声地喝斥驱赶着天上盘旋着的麻鹞子。鹞子飞走了，天上却下起行雨。母亲探着踠在刺篷里的鸡娃儿咒起来：“砍脑壳的野猫、黄鼠狼！硬把我今年新蓄的鸡娃儿拖去上十只！天上的河鹰鹞子又啄去七八只！这阵行雨又要将这十几个鸡娃儿淋得透湿，只怕又要死几个。”我问母亲：“山上不是没那么多野牲口么！”母亲一边清点着已上笼的鸡娃，一边答：“你雄叔球叔这几年没去山上下套子，放夹子了，树也没砍了，以前的熟地全都成了人都钻不进的垄岗！”

雄叔球叔是我的堂叔，父亲的堂弟，他们的父亲我叫幺爷爷。幺爷爷给两个堂叔取了个相当大气的名字：雄球。应该是雄视全球的意思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两位堂叔目前连生他养他的山村都没走出过，在扶贫办的名册里却顽强地扎下了根，都是“建档立卡户”，连续多年被“精准扶贫”。

狗子又哐了起来，我出门一看是雄叔来了。他鞋着一双解放鞋，左脚鞋奢了好宽的口，露出黢黑的大脚指，腰里摊着一把畲刀。手里提着一只鸭，嘴里也发出鸭公样的声音：“晓得你两弟兄回来了，没别的给你，端午节给你们提只鸭子好炖得吃。几叔侄逮杯酒，笞下酒量。”我其实不太喜欢雄叔，只因那年大雪他和父亲合伙烧炭，自己却悄悄把炭卖了全给他女儿交了学费，不给父亲一分钱，还对父亲“嘿嘿”傻笑着说：“反正你两个儿在外头拿有国家工资，又不缺钱。”我花钱从雄叔手里买了炭，让父亲渡过了那个冬天。雄叔问：“鸭子要不要我帮忙杀好？鸭肉好吃，就是鸭毛难得扯。”我看着他屁股后面裤子上的破洞，答道，“不要帮忙，我自己杀，你裤子破那么大的洞莫不兴敕一下？”心里是担心他搞不索利。雄叔边放下鸭子，边道：“屋里新裤子几条，专门穿的这条！这天气裤子上有洞，通风透气，凉快！”母亲正在炉上烧水，水“咝咝”冒着气，顶起壶盖从壶口滟了出来。母亲抓起一把老木叶，拿起一只瓷碗，倒了一碗茶给雄叔，边递茶边说：“鸭子你自己吃，平常称肉都只称膪包的，坐膀那些好肉都舍不得称。”雄叔说：“膪包也是肉，又便宜。他们两弟兄难得回来，鸭子是自己喂的，又不值个钱。本来想给他们到山里套个野味吃下，但国家不准干，又怕惹到传染病，就算了。”母亲说，“算了，你就是套得，他们也不会吃。”雄叔：“我也不得去套。以前是没得法，想开下荤，想搞点钱，逼到上山套野味。钻天打洞孔地送伢儿读书，钻天打洞孔地给自己诊病。现在我是吃不愁，穿不愁，前年才修新房子，全家诊病不花钱，小伢儿读书不花钱，日子好过得很，身上随时摊得有钱，哪个愿去钻刺垄岗下套子，放夹子？又杀生又违法的我才不去干！”雄叔的语气，还真雄势。

父亲听到雄叔的话，似是受了感染，非要起床坐一会儿，非要喝他自己清明掇的茶，还非要给雄叔泡一碗，说是要和老兄弟再拉拉家常。父亲滗出茶里的白沫子，呷了一口，说，今年的茶没掇好，有点苦。雄叔却说好喝得很。父亲笑着对雄叔道：“难得你这个生生货讲一声好。”雄叔忙对父亲说：“好不好，看心态。心态好，什么都好！以前鼎罐都爬不上撑架，一天望不到黑，看见哪个都想骂一餐，两口子动不动搞手动脚逮一架。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心里乐呵着呢，见什么都好。”雄叔讲得眉飞色舞。

番石榴

□汪珍玺

前年，我和妻子去了一趟南国广州，方才认识番石榴。

那是在黄埔军校旧址的景区里，游道边坐着一个中年妇女，面前摆着一些我以前从没见过的青果。

中年妇女热情地吆喝着：买鸡屎果，买鸡屎果呢……

我被中年妇女的吆喝声吸引了，走到她的摊前。

中年妇女忙说：鸡屎果好吃呢，八元钱一斤，买几斤？

我问：这是什么果子噢。

鸡屎果，鸡屎果呢，广东特产。她说。

我拿起一个果子仔细打量，只见这果比苹果小一点，圆圆的，青青的，有些纹路；再看看地下削破的半边果子，里面果肉呈白色，果肉中间散布着几颗切破了的果籽。我有心买几个尝尝。中年妇女忙拿出秤来准备给我过秤。

我将果子下意识地举到鼻子下闻了闻，只觉一股怪怪的味道。哎哟，这果儿怎么这么臭呢。

不臭呢，不臭呢，这果儿闻着臭，吃起来香着呢！

我放下果儿，歉意地说：我闻不了这臭味，果儿我不买了 。

我起身向中年妇女挥了挥手，和妻子向江畔走去。

这时，妻子说：刚才这青果叫番石榴，因为青果气味难闻，像鸡屎味，所以又叫它鸡屎果。青果气味虽难闻，但好吃，营养也丰富。

原来是这样。

这次来广州，我和妻子先后游览了沙面大街、小蛮腰、中山大学、黄埔军校旧址、白云山等著名景点，饱赏了南国的历史文化，秀丽风光。

几天后，妻子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。我俩提前两小时就赶到了火车站。看时间尚早，便在广场上找个地方坐下来。

一会儿，手机铃声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。母亲说她想吃番石榴，并说在广州妹妹家住时最喜欢吃番石榴，要我带几斤回来。这可是母亲第一次托我买东西。我忙答应了母亲。

看看时间，离乘车还剩一个半小时。

我和妻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疾步来到广场右侧。这里店铺不多，就三四家。我和妻子仔细找了个遍，没发现有番石榴。这让我很是失望。

妻子说：没有就算了，时间紧，别耽误回家的行程。我想想，也是。

于是，我和妻子赶紧往回走。

没买到番石榴，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。回想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，这点小要求都满足不了母亲，心里满是愧疚。

这时，小时候的一幕又闪现在我的脑海里。那年春节，我和母亲去外婆家拜年。外婆把跟我留的二十多个米粑粑送给了我。我用小背篓背着，和母亲高兴地行走在返家的路上。

来到打米机厂要过桥。桥是两根长松树用爪钉爪紧后搭成的，这头高那头低。桥下是湍急的河水，水很深。

我走在前面，母亲走在后面。人在桥上一颤一颤的。上桥前，母亲要背背篓，我不让。母亲要牵着我，我也不让。我说：我要自己过桥。就这样，母亲放手让我过桥。

走到桥中间，打米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一股急流从上游的出水口冲进河里，河水更猛了。我侧目看下面滚滚的河水，一不小心，脚绊到了桥上的爪钉。瞬间，连人带背篓掉进了河水里。

急流裹着我往下面的深潭里冲去。母亲来不及细想，“扑通”一声也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。母亲拼命地游到我后面，一把抓住了我，吃力地将我推向岸边。背篓和撒出的米粑粑，随着河水四散漂流。

我和母亲又回到了外婆家。母亲换了衣裳，突然又想起我最爱吃的米粑粑还在河里，来不及暖下身子，母亲背上竹篙舀子，又朝米粑粑漂流的方向跑去……

想到此，我停住脚步对妻子说：不行，我还得再去找找。妻子见我执意，说：时间不多了，那就快去快回吧。

我和妻掉转身一路小跑，又来到先前的店铺边。这里没有番石榴，到哪去找呢。心里正急着，慌乱中我走到了店铺的尽头，此处正好有个小过道，拐到店铺的后方，是一块敞地。我匆匆朝远处的几个门面走去。

恰好有一家水果店，我忙问老板：有番石榴吗？有呢，就摆在门口货架上。

来不及讲价，我扯来一个大塑料袋，一个一个地将番石榴装进去。够了吧。妻子在一旁说道。多装几个。这番石榴又大又圆，母亲一定很喜欢。我边说边装，直到装满为止。

结了账，想到母亲终于可以吃上番石榴了，心里只觉一阵轻松。提上番石榴，我拉着妻子，急匆匆地朝候车室奔去……